

欣丹著  
算行

江一军越来越感觉到，财务不可能孤立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他必须走出财务部门，通过专业的探究和琢磨，将晦涩难懂的财务语言翻译成其他相关部门人员，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能够听得懂、品得出意味的通俗语言，才能将财务工作的管理与参谋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这也是江一军最想做的事情。

私欲会遮蔽人的眼睛，贪婪能扭曲人的心灵！

# 算行

## 处处陷阱

### 首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欣冉  
著

算子

# 算子

## 处处陷阱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算计/欣苻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2.9

ISBN 978 - 7 - 5436 - 8839 - 1

I. ①算… II. ①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7269 号

书 名 算计  
著 者 欣 苻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 yesjy@163.com  
特约编辑 霍芳芳  
装帧设计 吴传友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880mm × 1230mm)  
印 张 19.25  
字 数 30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6 - 8839 - 1  
定 价 29.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 序言：财务培训师小说的“味道”

企业的资金就如同人体的血液，血流干了巨人也会轰然倒下。财经培训师站在专业的角度上看企业的成与败、兴与衰，那就好比在飞机上航拍草原动物世界，再辽阔和庞杂也一目了然。中国管理培训联盟签约的财务培训师欣苻的新作《算计》，从财务管理的专业视角出发，晾晒财务从业者的底线及其职业坚守，记录民营企业的发展及其成长烦恼，思考富二代的接班及其事业传承，掂量商战拉锯的波折及其柳暗花明。就此意义上说，专注于财务管理的培训师的小说，自有与众不同之处，《算计》站在了高处，看到了远处，成就了与众不同的培训师小说“味道”——中国首部财务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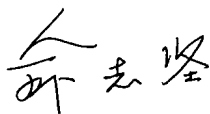
细读《算计》，顿悟企业管理是需要专业和专注的。作为专业培训师，欣苻并非资深，但她已有20多年的财务工作经历，从事过出纳、会计、审计等几乎所有与财务直接相关的岗位，从会计到会计师到财务总监再到职业经理人，从国有大型企业到民营企业到外企再到自主创业，在追寻个人职业梦想的道路上，欣苻积淀的财务管理实践经验应该算是资深了。正是在这样的专业经历基础上，欣苻选择了至少她目前认为是自己最为喜爱的职业定位，作一个职业的培训师。她的培训专业方向与她的职业经历高度契合，专注于财务管理，用她自己的话说：“原来多年的财务工作，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财务的思维方式。用财务的手段监控战略目标的执行，用财务的指标验证战略的实施效果。”

基于这样的认识，小说《算计》与其说是关于职场和商场两条线并行的惊心动魄故事，不如说是作者专注于财务管理的思考成果。我看过早先

在“天涯论坛”和“起点中文”等网络上发布该小说部分章节时的跟帖，很多内容集中在“作假账有木有”、“应该写怎么逃税漏税”等问题上。《算计》以小说这种艺术形式，通过主人公江一军——一家大企业财务总监在职场和商战中的言与行，阐释了作者的职业观点，可以合理避税，但绝不作假账；可以把财务管理作为工具，更应将其上升为企业经营的顶层战略。这些理念针对着当下中国管理培训面临的实际情况，与财务管理培训的要旨也是相通的。通过小说这种形式艺术地阐释和表达这些理念，很好地拓展了培训师的职业视角和思维路径，也会极大地丰富培训工作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载体，不失为一种新鲜尝试，相信会收获不一样的效果。

我曾经和欣冉交流过一个想法，这也算是我梦想的另一表述，在她一次财务管理培训课程获得全体学员平均99分的好评时，我给她回复短信说：“我们完全可以改变培训的历史，因为有大家的努力。”培训师写出很有“味道”的小说，是所有努力中最新的一种。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各位培训师更为鲜活的种种尝试，也完全有理由期待中国管理培训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

是为序。



（俞志坚，中国培训联盟主席，上海慧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内资深企业管理专家，资深培训专家，高级咨询顾问。）

私欲会遮蔽人的眼睛，贪婪能扭曲人的心灵！

商场上陷阱丛生，职场上争斗不断，一个人在利益面前如何选择，是选择原则，还是选择妥协？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结果自然不同。我们很难站在一个角度评判他人选择的对与错，但我相信无论对错，每一个选择都体现了人们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窗外雷声大作，在这个夜晚显得格外低沉，闪电如一群金蛇，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上下翻舞。常禹州站在海城百都公寓 1602 房间的落地窗前，两眼泛着血丝，原本整齐顺滑的头发也显得凌乱不堪。身后沙发上躺着一个女人，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只是此时这个女人的脸上已没有了一丝血气，两眼圆睁，嘴张得很大。靠近女人头部的地毯上，扔着一个很厚的靠垫，女人已没了呼吸。

常禹州在窗前站了很久，似乎在等待雷电后的暴雨倾盆，可是这雨总是下不来，常禹州的脸色在闪电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阴森可怖。

过了不知多久，雷声渐停，闪电也消失了，雨依旧没有下来。常禹州慢慢地转过身，看着沙发上女人死前挣扎的面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走到沙发前，跪在女人的身旁，用手拂拭着这个女人的双眼和嘴唇，在她的脸颊和唇上轻轻地吻了几下。此时，看着这个自己曾经真心喜欢过的女人，冰冷地躺在沙发上，常禹州百感交集。他无法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为什么眼前这个女人会如此的绝情？为什么人心会如此的险恶，曾经的朋友、兄弟却在他最关键的时刻落井下石？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这一个个问题塞满了常禹州的脑子，他无法把它们理清清楚，但有一点他却非常清楚，自己完了，彻底完了，他的一生该画上句号了！

常禹州重新回到落地窗前，打开了眼前的窗户，泪水夺眶而出。常禹州此时才惊奇地发现，一个人的眼泪竟然有如此高的温度，泪水滑过，在自己原本敦厚的脸颊，留下串串滚烫的痕迹，似乎自己的心也泛起片片燎泡。舔着烫人的泪水，常禹州竟突然之间感到从未有过的释然。

第二天一早，华海集团财务总监江一军，匆忙赶到公司位于市中心的华海大酒店 10 层的办公室。江一军，这个时代中国新兴起的文人与经理人交汇一身的典型，总是显得那么匆忙，以及与这种匆忙相生相伴的果断和迅捷。

一进办公室，江一军把手里厚厚的一叠资料扔在了办公桌上，迅速打开电脑进入公司的财务核算系统，他准备把昨天晚上统计出来的数据再核对一次。他必须赶在警方对公司董事长常禹州采取行动前，拿出准确的数据信息和一个能够快速处置资产的方案报给常禹州决策，这也许是常禹州最后的机会了。

正当江一军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入神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江一军不耐烦地接起电话。

“喂，谁啊？”

“江总，我是前台小郭，这里有几位公安的人说要找您。”

不会吧，警方这么快就行动了？不对，如果是要对常禹州采取行动找我干什么，江一军一下子心缩成了一团，他强压住紧张的情绪，对着电话说：

“我知道了，你让他们到会客室等一下，我马上过去。”

江一军赶快又拨了一个电话，让财务部的主管会计张晴立刻到他办公室。等张晴一进来，没等她说话，江一军就对她说：

“张晴，你现在马上把我桌上的这些资料，还有我保险柜里的所有文件收拾出来，这是钥匙，密码是 123888。然后把这些东西带到你家去，现在就搬，你先不用到公司，在家等我电话。”

张晴一句话也没有问，答应一声就开始收拾起桌上的资料了。江一军找出一个笔记本，从笔筒里拽出一支签字笔，快步走出办公室。

推开会客室的门，看到三个男人坐在里面，其中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他认识，是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邹涛。之前，江一军和常禹州为东方项目的事情到公安局报案，就是这个邹涛负责接待他们的。邹涛见江一军进来，马上站起身对江一军说：

“江总，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你，请你务必配合我们。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市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赵海波。”邹涛指着身边一个看上去不到 30 岁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说。

江一军的心突突乱跳，为什么会有刑事侦查的警官找上门来？到底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对方所说的配合是什么意思？

“江总，昨天晚上贵公司董事长常禹州，从你们公司行政副总叶思萍所住的百都公寓 16 楼的住所坠楼身亡，叶思萍也已证实在家中死亡，死亡原因待



查。”那个赵海波面无表情地告诉了江一军一个足以让华海集团惊天动地的消息。

江一军闻听完这一消息，早已七魂飞出去了三魂，大脑完全空白。邹涛并未理会江一军的反应，他接过赵海波的话对江一军说：

“江总，现在我们刑侦部门的同事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此案，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政府。现在我们已经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通知，首先对华海集团的所有公章、财务印鉴、财务资料及合同等档案资料进行查封，政府将组织专门的清查小组，到华海进行专项审计清查。现在请江总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地查封你们公司相关资料。”

江一军这时才缓过神来，他问道：

“那我们的正常工作还怎么开展啊？对了，常总的家人知道情况了吗？”

邹涛上前走了一步，拍拍江一军的肩膀，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江总，现在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开展正常工作吗？你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人去常禹州家通知他家人了。”

江一军也觉得自己的问题有点幼稚，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江一军带着邹涛等三人分别对行政办公室和财务部的资料逐一就地查封。邹涛要求华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除了私人物品在公安人员监督下拿出办公室外，其他任何公司物品不得拿走和移动。公司员工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一个个都露出惊恐的表情。江一军看着一张张盖着红章的白色封条贴满了各个文件柜、保险柜、办公桌，觉得这个场景好像在影视剧里看到过，可现在却真真实实地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最后，邹涛还要求就地查封江一军的办公室。这会儿，江一军已经从惊恐的情绪中恢复过来，他平静地带着邹涛他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心里想：“不知道张晴走了没有？”。打开自己的办公室，房里没有人，江一军迅速扫视了一下办公桌，桌子整理得很整齐，江一军暗暗吁了口气。

等邹涛他们走了以后，江一军瘫坐在椅子上，心口一阵子恶心，头也莫名其妙地疼了起来。他闭上眼睛反复问自己一句话：“刚才是做梦还是真的？”

常禹州和叶思萍死了，江一军始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江一军做梦也想不到常禹州会有这样的结局，他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和常禹州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 二

2006年，江一军终于通过了注册评估师最后一门课程的考试。至此，他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他专业领域里最后一个重量级的砝码。江一军可以开始他人生的第一步了，离开自己的原单位——海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一个死气沉沉的国有大型企业。

江一军一毕业就被父母拉回了海城，分配到了这家国企。说是分配，还不如说是自己的父母托关系安排进去的。江一军的父母就是这家企业的职工，父亲是干技术的，母亲在企业的技校当老师。他们始终认为能进国企就等于终身有保障了，甚至是找对象，都是父母的朋友从本单位的质检公司介绍的，也就是后来成为江一军妻子的赵玲。

一直以来，江一军都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环境，他痛恨论资排辈，痛恨溜须拍马，痛恨尔虞我诈。他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羽翼丰满，能够有一天，冲出这个看似舒适而优越的牢笼。这一天终于到了，只是等到这一天的时候，江一军已经是一个年过30，有妻有女的中年人了。但不管怎样，他总是等到了，而且他认为只要走出去就一定会比现在的生活充满机会和挑战。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走出去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的改变，同时带给他的是比在国有企业更加复杂的环境，更加险恶的斗争。

2006年深秋时节，江一军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尽管这时候江一军已经是海城化工财务部部长，一个相当于副处级的职位了。他的举动在单位造成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他疯，有人说他傻，也有人说他有魄力。这些都没有阻挡住江一军的脚步，因为他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自己妻子的支持。

赵玲是学理科出身，没有江一军那么多的人生感慨。她想问题比较简单，对工作认认真真，做到问心无愧就行，在单位从不争强好胜。对于她而言，丈夫孩子是她的一切。她欣赏江一军，欣赏他有理想，欣赏他勤奋。对于江一军

没黑没夜苦学获取的一个个证书，她充满钦佩和自豪，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一定会做出点事情来。当然，她更愿意看到自己的丈夫过得快乐。所以，当江一军告诉她，他想提出辞职出去闯一闯的时候，赵玲只是笑着对江一军说了一句话：“只要你觉得开心，怎么都行，我支持你！”

江一军辞职后，把自己的简历挂在了网上，同时找了几家猎头公司。但是江一军走进华海集团却不是通过这些渠道，他和常禹州的结识颇具戏剧性。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上，阳光很亮，像一个多情的少妇，跳上窜下得有些晃眼。空气中弥漫着秋日特有的味道，似乎是大片田野收获后散发出的泥土味，又似乎是挂满枝头的果子飘来的香味，还有些草木泛黄的苦涩味，这些味道高度混合，融成了秋的气息。带着这样的气息，也带着收获的希望，江一军从一家猎头公司走出来，心情挺好。对方对自己的简历很满意，认为以江一军的条件找一家大企业的财务总监职位应该没有问题。本来江一军打算打车回家，但看看天不错，就想走一走。当走过一家售楼中心的时候，江一军被售楼中心的豪华装修吸引了。他站在门外看了看广告牌，广告牌的宣传语很有气派：“都市精英，尊享世家豪庭！”

“都市精英，我算不算都市精英，即便现在不算，将来一定会是。不妨进去看看都市精英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江一军边想边跨进了售楼中心。

售楼中心的前厅非常大，正中央一个超大沙盘，看房的客人并不多，沙盘周围只有五六个人正在听售楼小组的介绍。江一军没有注意这五六个人的情况，本能地认为是来买房子的客人，也就凑了进去跟着听。售楼小姐正在给这些人讲解整个楼盘的规划，当讲到二期规划中将有独栋别墅、小高层及多层的多重组合时，江一军似乎想起什么，便向售楼小姐问到：

“小姐，麻烦问一下，你们规划审批的容积率是多少？这三种房型的容积率分别是多少？尤其是多层的这部分是多少啊？”

江一军之所以能问出这些相对专业的问题，是因为他为了出来多接触一些行业，自己没事就在家查阅一些其他行业的资料。现在房地产也算是个热门行业，所以他对这方面的情况也做了一些特别了解。所谓容积率就是指一个小区的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对于发展商来说，容积率决定地价成本在房屋中占的比例，而对于住户来说，容积率直接涉及到居住的舒适度。一个良好

的居住小区，高层住宅容积率应不超过五，多层住宅应不超过二，绿地率应不低于30%。但由于受土地成本的限制，并不是所有项目都能做得到。江一军问这句话的本来意思很简单，他认为按照自己的条件肯定买不起别墅，高层似乎也困难。那么如果买多层的话，容积率越小环境舒适度就会越高一些。但如果开发商为了提高别墅和高层的卖价，缩小别墅、高层容积率，加大多层容积率，对普通住户来说就不利了。

可没想到的是，当他问出这句话后，售楼小姐和那几个听介绍的人全部怔怔地看着江一军。江一军被这种架势吓了一跳，快速回忆了一下刚才的问话，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马上恢复过来，对售楼小姐一笑，继续说：

“这个问题有问题吗？”

售楼小姐似乎不知道如何回答江一军的话，同时把头转向那几个人中的一个人，江一军也顺着她眼神看过去，这时候他才发现这几个人好像不是买房子的客户。

售楼小姐看着的人，是一个看上去非常斯文、气质极佳，年龄在5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此人中等个头，脸色黑中透红，是那种经常晒日光浴的肤色。头发稍有些卷曲，整齐地梳向脑后，很少的白头发夹杂其中，越发显出儒雅和不言自有的威严。前额饱满，因略微有些谢顶显得开阔且亮。眼睛很大，黑眼仁似乎比常人要多，眼神亮且定。一副中年人罕见的瘦削身材，但又极为结实。他身边站着一个一身职业打扮的漂亮女人。

那个男人只是看着江一军，并没有说话。而那个漂亮女人却走向了江一军，微笑着对江一军说：

“先生，请问您是哪家公司？或是哪家报社的？”

“什么公司、什么报社？我是来看房子的，你是谁啊？哦，你是这家楼盘开发公司的吧，是不是应该你来回答我的问题？”江一军被这个女人的问话刺激了男性荷尔蒙，所以一反常态地用挑衅的口吻说道。

漂亮女人没有想到江一军不但不惊慌，反而直接向自己提出挑战。她略微停顿了一下，随即非常镇定地回答道：

“如果你不是其他同行来刺探军情或者是记者来爆料的，如你所说，你只是个普通的看房者，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你刚才问的问题好像并不是一个普

通看房者会问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普通看房者会想到的问题。”

“你这么讲，那是你们公司太小看现在的客户了，或者说你们认为凡是来买你们房子的人都是白痴！”

江一军寸步不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想在这个女人面前示弱。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他不是那种没事找事的人。但今天他的男性荷尔蒙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他决定和这个女人硬气到底。

“小叶。”那个很有气质的男人走了过来，向漂亮女人挥了挥手，漂亮女人马上退到了一边。

“这位先生，非常欢迎你来参观我们的楼盘！刚才你的问题很专业，看来你也是比较熟悉房地产的。你放心，我们楼盘的容积率不但符合政策规定，而且还会充分考虑客户的舒适感受。无论客户购买什么样的产品，我相信他们都会感受到整个小区环境的优美与舒适。”

江一军被这个人富有磁性的声音，以及摄人的风度镇住了，刚才那种决一雌雄的气势也忽然间烟消云散。

“是你们误会了，我的确是来看看房子的，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刚才那位小姐也太大惊小怪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做贼心虚呢！”江一军缓和了口气解释说。

“没有关系，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失礼貌，你别介意！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说着，这个男人从西装内兜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江一军。

江一军接过名片，上面赫然写着：华海集团董事长 常禹州

江一军有些吃惊，也略显局促，马上说道：

“不好意思，刚才我也是有些急躁。不打扰你们了，我回头再来看吧。”说着，便把那张名片装进了自己的兜里，迅速转身离开。

那个叫常禹州的男人看着江一军离去的背影，露出一丝不被察觉的微笑。

江一军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将会改变他未来的生活。但事实上，当江一军看到这张名片的时候，心里确实产生了某种冲动。他对这个叫常禹州的人印象非常好，而且很深刻，关键是华海集团董事长的名头在他心里产生了某种突发的想法。

他现在正在找新的工作机会，这次出来，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找一个混口饭的就业机会，他是要找一个能发挥自己才华的用武之地，找一个能赏识自己的伯乐。而在短时间内碰到合适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他不是很了解这个华海集团，但从刚才售楼处的装潢及这位董事长和与她争执的漂亮女人的气质上分析，这个华海集团的规模应该不小，说不定是个天赐良机呢？想到这儿，江一军再次摸了摸兜里的名片，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 三

江一军晕晕乎乎地靠在椅子上，正神思游走之际，忽听到有人在敲自己的办公室。他赶紧直起身子，喊了声“进来”。

应声而入的是一个平头，头发已经花白的半大老头。原来是常禹州的大哥常禹江，在公司行政部负责后勤事务，但职务上常禹州还是给了他一个行政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常禹江的脸色土灰，表情沉重，他带着哭腔走到江一军的办公桌前说。

“江总，刚才我弟妹打电话说我家老二走了。现在公安把公司也封了，您看现在该怎么办，我是待在公司还是去家里看看我弟妹？”

这是江一军第一次听常禹江把常禹州称为“我家老二”，看着常禹江无所适从的样子，知道此时他已经乱了方寸。江一军对眼前这个人又是可气又可怜，这是个没什么本事和能力，却总以董事长大哥自居的市井小男人。江一军刚到公司的时候，此人在公司的行为举止就像是在他们家，经常在各个部门间流串聊天，公司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像是播种机到处散播流言的种子。江一军对这种好奇心重，又很八婆的人向来很反感。但现在常禹江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精神头，两眼发红、嘴唇抽搐。江一军这会儿心里也不好受，看常禹江这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样子，就对他说：

“你赶快去常总家，看看他爱人，千万别再出什么事。”

“好的，好的，我现在马上就去。”

常禹江边说边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

“江总，那公司怎么办？现在付款什么的谁说了算？”

江一军一听这话恨不得上去揍他一拳，他知道常禹州的这两个宝贝兄弟，还有个弟弟常禹海，担任华海集团拆迁公司总经理，从来都觉得公司是他们家的，其他人都是来吃他们喝他们的。而实际上这两个人根本就干不了什么正事儿，相反还经常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公司占点小便宜。江一军心里的那股

腻歪劲儿又被挑起来了，他大声说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什么？你以为现在公司还能运转吗？就是有人想干什么，警方能同意吗？政府能同意吗？公司该怎么办，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知道吗？”

常禹江听出江一军话中的愤怒，赶紧说：

“江总，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问问，我马上去看我弟妹。”

常禹江走出办公室后，江一军心头的愤怒依然没有停止，暗暗骂了句：“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江一军忽然又想起了什么，拿出手机拨通了张晴的电话。

“张晴，公司出事了，常总死了，叶思萍也死了。刚才警方说常总是从叶思萍家的楼上摔死的，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清楚。你马上给常昊打个电话，看看他在哪里，然后给我回个电话。”

张晴放下手中的电话，浑身上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她抖抖索索地拨着常昊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再拨还是没有人接。张晴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她迅速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包冲出了家门。她知道这段时间常昊都是住在他最好的朋友唐家国那里。张晴打了个出租车，向海西区驶去。

到了唐家国家，张晴拼命地拍打着防盗门，在外面连喊带叫。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开门的是唐家国。张晴看也没看唐家国，把他推到一边，直接冲了进去。在一间凌乱的卧室里，看到常昊还躺在床上没有醒来。张晴走到常昊的身边，一股酒气扑面而来。她晃动着常昊的身体，嘴里不停地叫着他的名字。常昊终于被晃悠醒了，见是张晴，懒懒地说：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几点了？”

张晴急了，抡起胳膊给了常昊一个耳光，骂道：

“你家出事了，你还在这儿醉生梦死，你爸爸死了！常昊，你听见没有？你爸爸死了！”

常昊被打得停顿了一下，突然又像被什么东西戳中了。眼睛也从迷离中聚合回来，他怔怔地看着张晴问：

“你刚才说什么？”



张晴的眼泪出来了，她哭着对常昊说：

“常昊，你爸爸死了，常叔死了，你快起来啊！”

常昊这一次是听清楚了，他抓住张晴的胳膊，急切地问道：

“你说什么？我爸死了，这怎么可能，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刚才江一军给我打电话说你爸爸死了，是从……”

张晴有些犹豫要不要告诉常昊，他爸爸是死在叶思萍家的。常昊不耐烦了，催促着问：

“从什么，你说话呀！”

张晴压低了声音说：

“江一军说，你爸爸是从叶思萍家的楼上跳楼摔死的，叶思萍也死了。”

常昊一听到叶思萍的名字，两眼立刻发出愤怒的凶光。他摇摇晃晃地穿上自己的衣服，跌跌撞撞地冲出唐家国的家门。张晴紧紧跟在常昊的身后，不知道这会儿到底该干什么，只能跟着常昊不放。常昊打了个出租车，让司机去半山御景园。张晴知道常昊这是往回家的方向走，她的心稍微平稳了些。

一路上，常昊的两只手始终紧紧地握成拳头，一言不发。到了半山御景园，张晴和常昊一起进了一栋别墅，这就是常禹州的家。常昊一进家，就发现屋里已经到处是人。他的大伯、叔叔和大姑父都在楼下的客厅坐着。这些人一见常昊回来，七嘴八舌地叫唤道：

“昊昊啊，你怎么才回来，家里出大事了，你快去看看你妈妈吧，她在楼上。”

常昊并不理会这些人，直接冲上楼，跑向妈妈住的房间。一进门看见大姑守在床边，妈妈的身体侧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常昊扑到床前轻声唤着妈妈：

“妈、妈。”

郑淑红，常禹州的结发妻子。此时面如白纸，听到有人在喊妈妈，她强打精神睁开了眼睛。看见了自己的儿子，郑淑红再也无法抑制住悲伤。她支起身子抱住常昊放声痛哭，常昊的眼泪到这时才奔涌出来。郑淑红哭得昏了过去，常昊赶紧把母亲重新放在床上，转头对大姑说：

“赶快叫120，送医院。”

大家这才七手八脚地打电话的打电话，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等把郑淑红